

《論語》論學略述

摘 要

《論語》首章即是論學，其餘各篇章也都有許多相關論述，本文將從學的意義、學的內容、學的原則、學的目的、學的效用等五項，分別探索孔子及其弟子在《論語》書中對於「學」的相觀論點。由此可以見得孔門師生如何徜徉在知識的探索中，享受其快樂與愉悅的學習生活。

【關鍵詞】論語、論學

《論語》論學略述

《論語》首章即是論學，其餘各篇章也都有許多相關論述，以下試將其系統化整理出有關論學部分，由此可以見得孔門師生如何徜徉在知識的探索中，享受其快樂與愉悅的學習生活。

一、學的意義

關於「學」的含義，茲分別以動詞與名詞兩方面作探討。

(一) 動詞義

動詞方面主要有「仿效」與「覺悟」二義，《廣雅·釋詁三》云：「學，效也。」又《廣雅·釋詁四》云：「學，覺也。」¹從仿效到覺悟，其實正好也說明了學習的過程，是經由幼稚期的模仿，到成熟期的覺悟，才可說是真正的學有所得，若只是一味的模仿，這種學習永遠停留在幼稚階段，必得到達自身有所體悟，如此學習方才是成熟的、穩固的。《論語·學而》云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這裡所講的「學」便是包含了仿效與覺悟二義，學而時習的「習」字，《說文》云：「數飛也」，意即幼鳥模仿母鳥一再的學飛，此為仿效之義。至於「不亦說乎」的「說」，亦即「悅」也，乃是心中的喜悅，若僅是一再的仿效，己身始終未曾有悟，又何來喜悅之有？必有所覺悟，乃能得到喜悅。此外，《論語·為政》云：

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²

¹ 上二例均見於清阮元等：《經籍纂詁》，卷九十二，台北：宏業書局，民七十五年，頁906。

² 見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卷二，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62年。以下所有《論語》引文皆出自此版，除非特別需要，否則不再標註出處。

此章是孔子自述其年十五便立志向學，歷經而立、不惑、知天命、耳順，乃至從心所欲又不踰矩的境界，這過程仍舊是不離從初學時期的「仿效」，到三十四十乃至七十，累積了無數次的小覺小悟，到最後的圓滿覺悟——從心所欲不踰矩。

(二) 名詞義

有關「學」的名詞義，清儒毛奇齡說：「學者，道術之總名。」³「道」指的是各種學說理論，例如哲學、文學、數學…等；「術」則是各種技能技術，例如武術、醫術、泳技、科技…等，這些都是「學」的名詞義，孔子傳授學生的教學內容，諸如詩、書、禮、樂等，或理論或技術者，皆是其所指，有待後文論及「學的內容」時再詳述。至於「學」的名詞義，另外還包括「教育場所」在內，如學校、學堂、學院…等皆是，《論語·子張》云：「子夏曰：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；君子學以致其道。」子夏說，百工各行各業都必須在其所屬的職場中，方能成就其事業；因此，君子也必須就學方能獲致其道。此章的「學」字固然含有動詞義，但也不乏名詞之義，據前文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」對照看來，其所欲彰顯者應是「居肆」一語，亦即強調「教育場所」的重要性，因此，君子必須「就學」方能獲致其道，雖然求學並不限定在有形的學堂或學校，但總是要有良好的學習環境，亦即教育之場所，是即其義。

二、 學的內容

孔子以前的時代，受教育並非是常民的普遍機會，幾乎是貴族所專享的，孔子可說是開啟教育普及化的先趨，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云：「孔子以詩書禮樂教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」³由此可見孔子傳授弟子的教學內容，大抵是以「詩書禮樂」為主。此外，《論語·述而》云：「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」〈先進篇〉亦云：「德行：顏

³ 見漢司馬遷：《二十五史·史記》，卷四十七，第2冊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

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語：宰我、子貢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」從這兩章的內容看來，孔子的教學內容又不止於詩書禮樂而已，舉凡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等皆是，約之不外德行與文學兩大綱領，亦即〈雍也篇〉所稱：「子曰：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其餘的言語和政事皆是此「博文、約禮」二者的應用，以下略述之。

（一）博學於文－詩書禮樂

關於知識的探尋，可說是漫無止境的，因此「博學」一語，若論其範圍也是難以規範，唯就論語篇章或可一窺其貌，〈泰伯篇〉云：

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

〈述而篇〉云：

子所雅言，詩、書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

〈季氏篇〉云：

子曰：不學詩無以言……不學禮無以立。

從以上諸章所載，正可印證《史記》所言「孔子以詩書禮樂教」這句話，但是就「博學於文」一語而言，這裡所稱的詩書禮樂，大抵是比較偏重於知識層面的部分，包括「執禮」一語，亦是指執掌禮儀（即「司儀」）的技術層面部分，至於道德實踐的部分，則有賴於以下「約之以禮」來探討。

（二）約之以禮－以德為學

讀書與做人這兩件事有如鳥之雙翼、人之二足，不能偏廢，否則若造就出一個有才而無德者，適足以危害社會而已。因此儒家向來皆是以德為先、以德為本，才學乃其次耳。因此，〈學而篇〉云：

子曰：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泛愛眾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

舉凡「孝弟、謹信、愛眾、親仁」等，都是德行的表現，德行為本，學文為次，行有餘力，方才學文。〈學而篇〉又云：

子夏曰：賢賢易色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

此章更明白指出，一個重德輕色的君子，既能事父母盡孝，事君盡忠，待朋友守信，雖然他未曾讀過什麼書，但是子夏仍然認定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，這便是「以德為學」，德行本身就是最大的學問，不假外求。〈學而篇〉另一章又云：

子曰：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

此章所列舉的四個條件全都是關乎德行的，而不是關乎讀書方面，但這卻是孔子所認定的「好學」的人，這也是「以德為學」的又一證。再如〈憲問篇〉云：

子曰：有德者，必有言；有言者，不必有德。仁者，必有勇；勇者，不必有仁。

此章更明確地指出，有德的仁者，自然會流露出智慧之言和道德勇氣，這也正是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」總之都是強調德重於學。

至於德行的實踐又以何為準呢？即「約之以禮」是也。〈顏淵篇〉云：

顏淵問「仁」。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？」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顏淵曰：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！」

此章所謂的「四勿」即是指一切的視聽言動，皆以禮為準則，合乎禮的皆為可行，不合禮的，一切勿視、勿聽、勿言、勿動，亦即一切言行都是回歸到禮的規範，禮成為德行實踐最重要的原則。如此一來，讀書與做人方不脫節，廣博的知識也才不至於危害社會人群，這也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主旨所在。

三、 學的原則與方法

進一步談到學習的原則與方法，在此借用《中庸》的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」五項來說明。

(一) 博學

前面已提出「博學於文」之大綱，唯具體的方法，則如〈子張篇〉云：

子夏曰：「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矣！」

子夏指出，每天都能吸收新知，到了月底又能作總複習，無使忘記，如此便是好學，也才有可能達到博學的要求，而這也正是為政篇所謂的「溫故而知新」之要領。又〈述而篇〉云：

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：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
這是強調學習的認真精神及謙虛的態度，也唯有這樣才能達到博學的目標，而這也和〈泰伯篇〉所說的「子曰：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」是一樣的心情，時時都要學，處處都可學，這樣才能作到博學的境地。

(二) 審問

學問之道，既要學又要問，兩者是密不可分的，因此〈衛靈公篇〉說：

子曰：「不曰：『如之何，如之何』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？」

如果學生本身不懂得發問，那麼就連孔子也莫可奈何了。〈公冶長篇〉則

說：

子貢問曰：「孔文子何以謂之『文』也？」子曰：「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『文』也。」

孔文子所以被謚為「文」，原因何在？答案卻是由於他「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。」由此可見求學與好問是何許重要。〈泰伯篇〉也說：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。」在在都強調了「問」在求學的過程裡，是佔有重要的份量的。

(三) 慎思

「思」在求學的過程中，可說是消化吸收的重要前提，相當於咀嚼的動作，若食物未經咀嚼便狼吞虎嚥，那將是無法吸收的，因此〈為政篇〉說：

子曰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
「罔」即是枉費、無效之意，如同前述學得再多，若無法吸收，終將無補於事。此外〈季氏篇〉也說：
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」

這裡的「九思」把範圍更加擴大了，不只求學時要學思並重，其他視聽言動也都要慎思，一切均是以慎思為要務，可見「思」的重要了。

(四) 明辨

「慎思」之後下一動作乃為「明辨」，即是辨明是非與善惡，蓋有些事物表面看來為善為是，但事實上則為惡為非，或者目前雖為善，長久觀之卻非善，諸如此類不一而足。〈子路篇〉云：

子貢問曰：「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」「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」

在古代資訊並未發達的社會裡，一鄉之好人或壞人如何分辨，恐不能以好惡之多寡來論定，孔子指出與其全鄉的人皆好之，不如鄉里的善人喜好之，而且又是鄉里的惡人所不喜好者，這個道理放在現今社會，仍具有其參考價值，可見明辨的必要。又〈顏淵篇〉云：

子張問「崇德，辨惑。」子曰：「主忠信，徒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；既欲其生又欲其死，是惑也！」

「明辨」者，重點即在疑惑不明、混淆不清之處予以辨之，此章所謂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」，即是自我心中私情之作祟，以致造成前後矛盾之心理，此處欲辨者乃是己心盲點所在也。

（五）篤行

經過了前述四者的涵融吸收，這時候的知識學問已是精純可行，因此最後更重要的是身體力行的實踐功夫了。〈里仁〉篇云：

子曰：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

一個人木訥些並不害事，只要能夠敏於行，勤於實踐，便是勤能補拙；反過來若只是「巧言令色」，或「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」，這些都是被孔子所抑斥的。因此，〈憲問篇〉也說：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凡是言過其行者，君子必以為恥，否則便是小人。

四、 學的目的

求學的目的為何？為功名利祿乎？為希聖希賢乎？前者雖未便名正言順，恐心中仍難以割捨；後者雖口口聲聲豪情壯志，亦恐不知其心中存

有幾分真情？然則求學之目的究竟為何？〈述而篇〉云：

子曰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

「志於道」可說是求學始終不變的目的，子夏也說：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」（〈子張篇〉）兩章都提出了「道」字，但是「道」字卻又似乎過於抽象，難以掌握，於是乃有「德」與「仁」，便可以有所明白的「依據」了。只是演變至今日，似乎連德與仁二字，都仍然覺得有點抽象，若要問讀書的目的為何？不妨姑且提出「明理」二字以為答案，「明理」者何？明白「做人」與「做事」之道理也。蓋當今之世，無論所學為何，自然科學也好，人文社會也好，將來無非都要以其所學出來「做事」，故做事的方法和道理，即其方今讀書之所學，不得不明也；然「做事」卻又不純然做事而已，不免仍要與人共事，與人相處，是則又不得不明「做人」之道理與原則也。故而遂以「明理」二字統攝之，言至深處，不離「道」也，說至淺處，童叟皆知也。

五、學的效用

最後談的是效用問題，「效用」有別於前述「目的」，目的或許在最終點方能圓滿實現，效用則於過程中或多或少，陸續顯現。〈學而篇〉云：

子曰：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

此章「學則不固」的「固」有二解，一說作「堅固」解（朱子《集注》），⁴謂君子不莊重便無威嚴，學問也就不堅固。一說作「蔽」解（何宴《集解》），⁵謂「蔽塞不通」，指君子不莊重乃無威嚴，但經過求學之後，即能破除不重不威之蔽。此處採取第二說，作「蔽」解，如此亦可與另外一章相呼應，〈陽貨篇〉云：

⁴ 見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卷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62年），頁30。

⁵ 同前注。

子曰：「由也，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「居！吾語女：好『仁』不好學，其蔽也『愚』；好『知』不好學，其蔽也『蕩』；好『信』不好學，其蔽也『賊』；好『直』不好學，其蔽也『絞』；好『勇』不好學，其蔽也『亂』；好『剛』不好學，其蔽也『狂』。」

所謂「六言」者，「仁、知、信、直、勇、剛」也；「六蔽」者，「愚、蕩、賊、絞、亂、狂」也。此章的「蔽」，皇侃疏引王弼云：「不自見其過也。」朱子《集注》云：「遮掩也。」⁶意猶今稱之為「盲點」。六言與六蔽之中都有一個關鍵詞，即「不好學」，意即只要「好學」即能無有其「蔽」，此便與前章「學則不固（蔽）」相呼應。更就此章而言，何以「好學」便能避免其蔽？關鍵仍在於開始所稱「學」的二義中，所謂的「覺悟」義也，若只是一味的好仁，而不能有所覺悟者，當然會流於為愚所蔽，乃有所謂「婦人之仁」與「宋襄公之仁」者也。其餘各言，道理皆同，不復贅述。

⁶ 同前注，頁 1049。